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洨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語類錄可學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又錄若海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又錄可學　一於禮之謂仁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

脩遏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二物

又（學蒙錄）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何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內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問克者勝也不如訓治較穩曰治字緩如捱得一分亦是治捱得二分亦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之

又（僩錄）問克己是就發動處克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亦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又（椎錄）問人欲則易見恐自爲天理處卻是人欲所以爲難曰且從易見者克去又理會難見者今且將義利分一界限緊緊走從義邊來其間細碎功夫又一

面理會

又植錄人祇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之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非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一界限將未能復禮時者都作人欲斷定又曰禮是己本有者所以說復不是待克己後方去復禮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此一分天理問所以謂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有準則著實處曰祇說理卻空去矣禮是天理之節文教人有準則處

又必大錄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又不知氏錄何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非克己後便都無事惟是克去己私矣恰好著精細功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不祗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自然之規矩準則

又賀孫錄固是一克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此須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佛家儘有能克己者謂之無己私可也然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

澄謹案克己則禮自復語本明道程子朱子始從之而後乃詳辨之蓋論理欲消長之機去一分己方復一分禮必克己之至而後為復禮之盡謂克己則禮自復固無不可若

學者用功專言克己而不言復禮則流弊滋大故朱子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自謂說得太快又謂明道云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亦說得太高明季諸儒多主克己則禮自復之說亦樂其直截易

又賀孫錄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略用功夫便一日能如此須是積功夫到此

又寓錄眞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告仲弓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

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又（諝錄）解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著實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實能盡此理仁義禮智甚一毫欠闕如何不樂既甚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要有人以不仁見偁之理

又（洽錄）聖人說話甚實不作空談故伊川說天下歸仁祇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

又（明作錄）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功夫祇在勿字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

又不知何氏錄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類功夫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此類功夫却難視聽言動有少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又錄心術間微有非禮處亦須淨盡截斷顏子力量大聖人教其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其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令賊來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堅守意曰亦祇是一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克之爲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

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

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閒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它人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目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

仁之爲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罔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麤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孰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

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
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
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朱子文集答遊肅卿天下歸仁謂效經文及程氏說祇謂
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
人莫不備其仁如宗族備孝鄉黨備弟之比若有毫
髮之私留於胷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掩矣人
亦必以其實而備之又何歸仁之有
又答潘叔昌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
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
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甚揩
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

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又答陳明仲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又答石子重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許白雲曰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

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爲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爲全體之仁

羅整菴曰顏子克己復禮殆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爲一矣若天資學力去此區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功夫

又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日有我之私日勝於是違道日遠物格則無

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

孫夏峰曰禮者大中至正萬物各得其理之謂立定一主宰不於無聲無形中間本體而於有條有理者見本原也克己在心初起念時用功說禮不說理者用功不得離顯然之條理也

王船山曰集注復反也反猶撥亂反正之反慶源謂猶歸也非是春秋穀梁傳云歸者順辭也易辭也其言復歸則難辭矣於此不容聖功無據葢將以復禮爲順易之辭則必但有克己之功而復禮無事一克己卽歸於禮矣夫謂克己復禮功夫相爲互成而無待改轍則可卽謂己不克則禮不復故復禮者必資

克己亦猶之可也若云克己便能復禮克己之外些別復禮之功則悖道甚矣可云不克己則禮不可復亦可云不復禮則己不可克若漫不知復禮之功祗猛求己克之則何者爲己何者爲非己直是不得分明如匡章出妻屏子子路結纓而死到妻子之恩生死之際亦拚得斬截則又何私欲之難克而詎可許之復禮邪佛氏亦祗墮此一路直到勦絕命根煩惱斷盡而本些禮以爲之則則或己或非己之際嫌不別微不明些典刑些秩敘將一切與己相干涉之天理都猜佗妄若聖學之所謂克己復禮者眞妄分明欲則不遠自些此病也然則復禮之功何如精嚴何如廣大而可云己之既克便自然順易以歸於禮乎

精而言之禮之未復即爲己私實而求之己之旣克未卽爲禮必將天所授我耳目心思之則復將轉來豪不虧欠斯有一現成具足之天理昭然不昧於吾心以統衆理而應萬事若其與此不合者便是非禮便可判斷從己而無疑於克故曰非禮勿視云云聖人扼要下四非禮字不要言己卽此可知

李厚菴曰仁之所以爲仁者心存而理得之謂也心存則一元之善於此在理得則大公之道於此行此仁之成德然也禮由仁而生故由禮可以至仁敬者禮之本也主乎敬則心存矣節文者禮之用也合乎節文則理得矣此復禮所以爲爲仁之要也然人所以不能復禮者形骸爲之累也爲氣所拘則皆爲物

所引則馳必也勝怠以撤其昏然後敬立而禮之本可得必也勝欲以止其馳然後義形而禮之用可修此克己所以又爲復禮之端也

彭晉岡曰己者非禮之己也非禮不止是欲亞欲之視聽言動而稍不恰當即爲非禮故必克去非禮之己然後純乎天則而天下併仁焉

陸稼書曰克己一己字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爲意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入於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子臣弟友仕止久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雖各有輕重淺深分數之不同然有一分便障一分義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祗是能將此己去得淨盡亞處容留

自聖人以下皆以此己公留之分數爲人品之高下

又曰克己是行之功夫顏子平日知之功夫大略已

盡此處祇重在行集注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再

後說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

楊賓實曰克己謂省察而克治之也於日用閒尋常

言行提撕照管屬敬一邊乃涵養之事至義利善惡

之介精察力行屬義一邊乃踐履之事

陳安卿曰一日克己復禮當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

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在顏子剛勇一日亦眞

足承當若學者功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效

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曹月川曰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滿腔子

都是天地生物之心而日用之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胡敬齋曰或問顏子克己復禮何以天下皆歸其仁曰物我一理人己一性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脈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鶴鳴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則聖人爲治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容矣

蔡虛齋曰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

魏庸齋曰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王船山曰經云一日克己復禮非云一日己克禮復克己復禮如何得有倒斷因以言其動物之可必故爲之辭曰一日旦乃天下歸仁亦非圖其一番贊歎便休特在本原上做功夫便終身亦祇依此做去別無宅盗故可歸功於一日若天下歸仁之盡境則亦必其克己復禮之功無有止息而施爲次第時措咸宜然後天理流行人心各得也天下歸仁不可以一日爲效之極克己復禮其可以一日爲德之成乎所以朱子又補曰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一段以見天下歸仁非功成息肩之地而一日之非爲止境

金仁山曰案呂氏克己銘曰及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觚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齊

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爲不然謂如此
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祇坐想終一日便自
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己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
私欲之己呂氏祇說得物我之己游氏亦祇以克己
復禮爲想象如此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略無干
涉視聽言動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
曰一日眞能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間之
見之安得不與其爲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
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
用訥謹案以歸仁爲萬物歸懷近儒猶多從
是說者金氏宗朱子詳辨如此學者所宜深
玩

袁蒙齋 甫曰克己復禮大綱也又有條目焉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葢四者即己內事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夫惟非禮勿視聽言動甚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薬知道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萃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則

高景逸曰顏子沈潛細密知己之蟠根固漏竇多正在節目細微點滴不漏方得根株永拔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禮在視聽言動之先與視聽言動爲一非此即勿之非箝檢於視聽言動之謂也大綱

上克己手勢重細日上復禮功夫密綱如開擲目如
守成顏子得視聽言動之說便刻刻有事矣故曰請
事斯語
焦廣期曰視聽言動乃人心用事之會故易流於私
欲必隨其感物而動處審察幾微而克治之以復於
禮所謂道心爲主人心退聽
朱止泉澤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爲仁緊要處固
乾道也坤道亦然違悖之視聽言動人所共知者泛
泛之視聽言動心理不相管攝亦非禮也須是終日
終夜甚泛泛之視聽言動鎮如喬嶽防如關津然後
主宰分明甚視聽言動不相管攝處微哉知之止之
其亦難矣

彭魯岡曰四勿之學逐念省察斆曰爲仁之勇如顏子自有拔本塞源之功不遠復省察亦所不廢

劉直齋曰程子四勿箴切而詳矣要知仁統四德然成仁功夫卻在義禮智四非字卽智四禮字是禮四勿字卽義三者備焉而後仁在中流行而不息

又曰視聽言動兼大小俱在內所謂忠恕敬恕四勿內已該盡小處用敬以直內功夫大處用義以方外功夫敬以直內是培養本原之事忠也義以方外是推心及物之事恕也

又曰向嘗謂非禮勿視四句須先有未發時主敬功夫在毋不知聖賢培養未發祇於日用小事檢察便透入不睹不聞不言不動一層別甚靜中涵養之法

合九思四勿三賢觀之便見此三章皆就已發處言而所以培養未發者已在其內故功夫分動靜不如分敬義爲渾成也

張楊園曰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豈小子事乎曰此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言多有此故曰聖人之言猶天地也

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純熟後即上達天德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金仁山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

仁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夀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從人從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從二仁字從人而旁從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為人也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為仁集注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為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叜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為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

爲仁甚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卽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注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於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

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於明
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
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
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
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
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人之心德謂之
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
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
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卽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卽
動而變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
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
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

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又梅杏之實有此仁是元初之種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語類僴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此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到此方住中間間斷不得效驗到此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

之全而無虧欠

又時舉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功夫在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未出門使民之時要有功夫否曰未出門使民時祗是如此惟是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又必大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

又琦錄問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彊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

心若其眞心旣已犯辠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祇是姑息不能盡己故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又錄雉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是保養在此未能保其無人欲若久之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

又錄洽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

袁蒙齋曰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

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於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

也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閒隔施之於家邦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己之謂大祭大賓即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即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顏子之旨也

魏鶴山了翁曰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如謂敬而未仁是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

王魯齋曰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容於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行於外有以推其愛之理

胡敬齋曰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為仁之功莫切於此

孫夏峰曰聖人論仁俱從應用處操存此心出門使民以至人己家邦處處與天下相操人情物理上透不過畢竟功夫有漏六句非一片小心是一片眞心能行於天下為仁

王船山曰仁者心之全體也卽心之大用也立其體而以一心涖天下曰敬達諸用而會天下於一心者曰恕敬非因事加謹而以無怠荒於事之謂也物有去來而天理之儼然在躬者境無紛寂而一致事有

大小而天理之森然在冉者物無輕重而同幾以見大賓思之其莊肅而不敢肆賓使之然也出門未有酬我以揖讓者而恆不失吾見賓時之悚惕乃以見威儀吾所固有而動止皆有不可踰之閑以承大祭思之其誠恪而不敢貳祭使之然也使民非其怵我以明威者而恆不失吾承祭時之穆皇乃以見忱悃吾所固有而愚賤皆有不可欺之素斯以爲敬仁者之敬所由異於即事之加虔也恕非於物求情而以矜容其不逮之謂也人有所欲吾無以知之而反勘之以所不欲則心爲之惻惕人有所不欲吾抑無以知之而內省以己所不欲則心爲之明通今即己所不欲者思之悚然於身心交困之不能安則不忍之

情即因是以勃興而逆施之心以此暘然於物我各得之無所强則無私之理原無礙乎並育而平施之道以宜斯以爲恕仁者之恕所由異於怙恩而加物也

又曰言出門則統乎未出門言使民則該乎使民之外此與無衆寡無小大一意聖人是揀極易忽者言之以見心法之密見賓承祭方是常情加謹之地出門之外有大廷廣衆順逆不一之境推致於雖之夷狄使民之上有入事父兄出事公卿無限待敬待變之人則此所舉者極乎境之靜事之微而言也謹微愼獨該括廣大

朱柏廬曰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

之則睟面盎背可見仁義禮智根於心須是敬敬德之聚也

張楊園曰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曾言未嘗及此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卽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之類蓋非此無以爲立德進學之基也今人例顏子好提喟然一歎例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

李厚菴曰顏子資高而學到故夫子直以克己復禮告之其閑誠明兩進敬義交立顏子自能喩之仲弓未如顏子故分段詳說見賓承祭是主敬是存誠不欲勿施是從義是行恕由此而進之與克己復禮同歸然而言之詳略異矣

楊賓實曰出門如見二句是主敬持養以存誠己所不欲二句是省察克治以謹幾此學問大頭腦

何義門曰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自惡不敬所謂涵養功夫也但學者須從出門使民時著力方有實地據爲功夫下手處仲弓所爲請事斯語也

潘彥輔曰求仁者求不忍之心也不忍之心或昏而不見則必先從不敢之心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敢之至也而不忍之心以全故禮者仁之形也學者終日求仁人心道心體驗微茫知有禮而仁之形體以見出門使民二語守禮以致敬而已矣而惻怛慈愛之心乃盎然而不可遏焉此所以雅言

執禮畢言仁而仁自在其中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朱子語類時舉錄 仁者心常醒見事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爲之難故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睡不見事理便敢輕說

又明作錄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者是其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又端蒙錄 學者千章萬句祇是理會一心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

許白雲曰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爲之難言爲
行裏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

高景逸曰此難字非謂天下事難做故言不輕出聖
人看天下事悉一是我能者看君子躬行之事悉一
是有於我者其難其慎爲亦如此言亦如此輕浮恣
肆之意融化悉存厚重凝密之體造次不失此即是
仁

鹿伯順曰其言也訒牛祗當訒言看便小夫子點出
爲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言訒有所以訒千古神聖
亦祗爲之難盡之豈緘默之可倫也

又曰子臣弟友爲之著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
不勉不敢盡爲之難而言自訒之本相

李厚菴曰告牛者雖又與顏冉殊而理則不異葢常存乎難之心者敬也必力行乎難之事者義也常存乎難之心則檢身不及而惡易由言矣必力行乎難之事則恥躬不逮而言之不出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朱子語類（可學）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朱子文集（答余彝孫）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

輔漢卿曰於吾之德少有疵病則不免於憂懼矣憂是氣索懼是氣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與孟子集義

生浩然之氣意同

孫夏峰曰憂從中來懼自外至總之皆因有疚即彊爲鎭定而神不恬氣先靡矣內省不疚者中庸之無惡也大學之自慊也此是聖學

潘彥輔曰內省不疚由於爲己若爲人而不爲己則是無志之人無志之人無處無媿怍

陸稼書曰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教之也至矣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淡長朱子以平日所爲無媿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又當思平日所爲何以能無媿於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眞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想此時司馬牛事勢已危忌然祇

是自反事事從天理上行尚可救得卽不然亦於心無愧若為憂懼所擾不但累心勢必立腳不住病痛不可言矣古人處事變祇有此一條路並無別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蔡虛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祇在天命二字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

趙格菴曰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

輔漢卿曰持己以敬而無間斷仁也接人以恭而

各有節文禮也仁者愛人故人常愛之有禮者敬人故人常敬之此所以如兄弟也

饒雙峰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恭失爲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潘彥輔曰敬而無失論語言之然則敬尚有失乎曰敬是居其行非義不可無失者言敬以包義

孫夏峰曰天地間祇有理數二字君子以數聽之天以理盡之己然必盡其在己方聽其在天

又曰善處兄弟之間者常帶一二分寬處而後感格變化始有其機看四海皆爲兄弟則自予以寬然後予人以寬不至徑路偪窄使人無餘地以自容也

張楊園曰君子之遇橫逆祗是誠心愛敬䙝宅汝也怨天尤人非自反之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而司馬牛於桓魋之變夫子教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人視之似為無策不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

王巳山曰君子敬而無失四句開說所以廣牛之意也末句仍收合自己兄弟見疏者可感豈親者反不可格君子但患不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皆節我獨亡之憂而責以修其在我

用誥謹案語類安卿錄云子夏要開廣司馬牛之意祇不合下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葢

朱子以末句連上二句意說下故譏之如此

王氏此說於文義甚協且無流於兼愛之弊

不必謂子夏之言意圓語滯矣

方氏觀旭曰牛之兄弟不獨向魋左氏哀十四季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據此則向巢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逆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蛋與魋爲黨一族之中戾氣殘偏惟牛淒然孤立牛獨以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

犇之後蕊魋等叛逆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爲兄弟隱憂雖淡何能樂以告人即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兄弟喪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没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朱子語類蕭錄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遠字贊之

朱子論語或問譖爲毁人之行愬爲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

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

黄勉齋曰集注所謂遠特指明之遠而言蓋不爲目䀹之言所惑而深究乎人心之微此所以爲遠

林次崖曰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人所以不行處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

宋羽皇鳳翔曰家庭邦國無處不有譖愬同室相鬬骨肉參商皆此輩爲之非設爲之辭也

陸稼書曰此章與子張論明謂祇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大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爲明其暗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邪正不惑而

已而是非邪正之淆於譖愬者良多二者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於我心彼二者之術雖工自無閒而可入無隙而可乘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必平日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不是明豈不是明之遠若於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爲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爲病愈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汪雙池曰夫子言此正使之患所以能不行之故而有得也又恐人情切近無以厭好高者之心故又申

說加一遠字蓋不蔽於近則已無幽不燭無遠不至譬如日月之照何遠如之若有心求遠則以心逐物照遠遺近照此遺彼不能遠矣蓋從心體用功則明自能遠以心逐物則近者先蔽好高何當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朱子論語或問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戒備修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曰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

其上㳟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䘮也曰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㳟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䘮信則失其所以爲民者而䘮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䘮食以㳟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朱子語類安卿錄問民䘮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㳟䘮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

黃勉齋曰夫子初荅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金仁山曰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附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悖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亾死生皆是常事惟是理

不可一日泯苟爲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

崔東壁曰夫子告仲弓者爲長官之要圖告子貢者治一國之正務民非養則不能教舜命稷先於命契孔子告冉有亦先富而後教故以足食先之然當春秋之世列國兵爭疆場頻驚民不得安其居非有以自固不可文王四友所以必兼有禦侮也故以足兵次之然足食足兵皆爲教民之地非若戰國諸侯徒以富國彊兵爲得計也兵食足而不知信何以異於禽獸故歸之於民信而政始成三者皆備治國之事全矣而子貢復問者欲分別其輕重故也以去兵去

食告之然後知足食足兵皆所以開數敎之先不如
是不可以爲王道
顧亭林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
食而不待幽土之行也脩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罔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
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
不可闕食以脩兵矣糠覈艸稭可以爲食而不可棄
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莫
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
重之閒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
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

道乎

用誥謹案顧亭林云古之言兵皆指器不指人言說固有本然不如集莊之武備修兼車馬器械簡閱訓練而五兵亦在內汪雙池曰公兵者綏圖之意省其車馬器械止其蒐苗獮狩休息民力節省國用以使民得專於務倉也周理衷曰如翳爲齊難而伦耶甲此益兵也反是而滅其卒棄綏其徵發即公兵也得其旨矣

李恕谷曰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拊循士卒是謂公兵張巡楞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公倉蓋倉足信乎雖空拳持挺可使撻堅君民一心雖羅雀掘鼠可

與圖存如其喪信則子棄其父臣倍其君喪喪日矣何立之有聖人論政圖安則喪危盡常則預變至於安危常變而皆有道以處之非子貢之智何以發焉

王己山曰國家爲政合下總是爲民信者民之所恃以立苟喪信何有民苟喪民何有國足食足兵固爲民計即去兵去食亦爲民計此正自古聖賢扶危大手莫作腐頭巾呆語看

焦廣期曰子貢知信爲尤重未能遂見其所以然故一再問之夫子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喪信不立然後知不因死生存亡而稍有回徨不遂之志非聖人不能言之如此直截也伯夷叔齊相讓而逃不因有中子故得兩全及孟子與桃應論舜事正是一理可

以參觀所謂天下甚難處之事者正以眾人利害私見略甚足以牽擾之故也

陳幾亭龍正曰由也果於天下事甚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甚一不忠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其所么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邪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

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辭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朱子語類錄明作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去毛畢竟自別使一君子與一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

黃薇香曰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用也爲語助辭下篇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皆同

王船山曰子貢之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自無病病

在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二語質之爲義以商尚質
忠之質與文都是忠敬做出者質是一色文是異色
質是實實中用者文是分外好看者所以君子忠敬
之心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而君子之質則已大異
於小人之質矣故朱子曰虎皮羊皮雖除去毛畢竟
自別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既不但以毛別
且亦不但以皮別徹底自是分明豈一除去毛便可
云虎豹猶犬羊哉世儒言文不可離於質此說自通
抑云質不可離於文則舛甚矣離文自有質若去毛
自有皮也知此則足以知子貢差處其云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但說猶固未嘗不可有輕重本末之差若
云本猶末也末猶本也亦何不可蓋本末之俱有而

不可亟者一也而本自本末自末正自差等分明子貢蓋謂文之以昭此忠敬之華者與質所以將此忠敬之實者以內外本末言之則同爲因物顯志繼起之事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則同爲忠敬所麗之物是以商之尚質以質之可以盡忠敬亦猶周之尚文以文之可以昭忠敬也如此說更有何弊特質如皮文如毛忠敬如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以本末言之則忠敬爲主質近內而文近外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則同此一虎豹毛原不害於皮但須有皮而後有毛同此一君子文原非以賊質但須既盡其質而後聽生其文別以質固可又別以文別以文非遂亟別以質不得竟以質而亟文者爲同於

犬羊目

汪雙池曰質重文輕非三分文七分質之說是人須以質爲本文特以行之曰文或可少而質不可喪文不可過而質則必欲其全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皆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

次第而舉葢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許白雲曰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葢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曰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葢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要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舉先王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要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鹿伯順曰哀公如再問行徹之法必以節用告矣言徹字時已隱然見先公曾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譏增加至民不聊生事不可言

姚榕抱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在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饑歲乎公曰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已苟第欲足已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

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周人語多如此國語召穆公曰其與能幾何言王自謂能弭謗然可謂能幾何耶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昭十七年傳梓慎曰其與不然乎解並同之有若言百姓足卽當謂之君足君用小乏亦不害其可謂足也故注云君民一體也

黃薇香曰注言節用言穀祿平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恉也國以民爲本民業廢而國用亦秏論其極府庫有悖出之慮有子勸行徹淡絕豪家之侵占復浮戶之逋亾要贖土要游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爲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閒獻豜私豵躋堂頌壽

而正供罔敍公何必趣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衆出以應敵其糗糧芻茭初㪅後世欺隱之私矣國勢日蹙外患自息悉索敝賦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國有九年六年之蓄而凶荒㪅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引此節而申之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古㑹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目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又曰集解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也案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爲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攷

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什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田春秋宣公十五秊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周用助法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田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耡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貢者三三相任是周用貢法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

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即旅師所謂耡粟貢法不偕民力以耕公田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爲稅而其出稅以三三相任即旅師所謂屋粟二法相通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𦣞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滕之形勢斟酌爲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內郊外爲分也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收諸公田豐儉隨季貢者有司稼巡觀以季之上下出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資力凡耕田百十二

畞有畸民之羸縮本自兼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兼多寡之分所取均是十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葢徹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式三謂徹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為天下之通法俾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也

徐新田卷原曰徹兼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即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兼公私之別也助有公田藉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別矣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曰井田曰溝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兼公

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中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卽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有公田也若溝洫則十夫竝列無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竝行之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辨異其名以成一代之制而已譬之三統迭建而甘誓曰怠棄三正豳風曰七月流火是夏未嘗廢子丑之正周未嘗廢建寅之正也惟田亦然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孟子以爲惟助有公田貢與徹俱無公田徹無公田而

周詩有雨我公田之語是周於徹法之外兼行助法可知

王船山曰集注之言徹法在論語則以為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在孟子前則以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後則以為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以實求之孟子集注之後說較長而論語注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知三代之制既經秦火已無可攷若周之徹法自論語孟子二經而外它不多見要與貢助同言賦稅之法非言民間之農政也鄭氏攷工記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

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鄭意蓋以畿內與邦國皆內貢外助此處鄭未言畿內之都鄙用助法以地官注推知之貢助之名有九一什一之別其實則通內外皆什外稅一是通法也故論語注曰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詩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則孟子集注後說埽有所本而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者也

用詰謹案朱子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之說後儒多不從之王船山全遵康成黃氏徐氏言所以名徹之義雖小有不同然大致亦依鄭

注趙岐注孟子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徐氏謂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

義蓋本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朱子論語或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朱子語類植錄主忠信且先有本領方徙義如此德便

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矣徙亦何處如何能崇主忠
信而不徙義卻又固執
王船山曰忠信是德主忠信是崇德義是德徙義是
崇德不伺機權而立其誠不守聞見而必揆夫宜則
所崇皆德誠日敦而義日富則能崇其德心極忠信
而行惡不宜則其德崇矣
張楊園曰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
則慝自消亦慝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
進德徙義便有修慝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
不辨慝將日滋雖欲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
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爲皆
又曰惑之大者在忿慾懲忿窒慾是修慝事將用懲

室之功在辨之於早子張樊遲皆舉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學者切實爲己功夫在此

陸稼書曰俗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主忠信徙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

楊賓實曰主忠信徙義以忠信之心徙義也非有二時修德講學徙義亦然易言敬義亦謂主敬以精義

集義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汪雙池曰政以正倫爲本此千古不易之理夫子告哀公曰修身以道論衛事曰必也正名非徒以對景公也而在景公則可以潑長忠矣聖人言近指遠大都如此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黃勉齋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蔡覺軒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

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孫夏峰曰片言能服人蓋由平時無片言之欺人也子路之果由來素矣故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

汪雙池曰此稱子路有服人之德非稱子路有斷獄之才也鉤距以致民隱則非聖門所尚矣無宿諾亦平日忠信明決之一端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王船山曰盡其養之之理而人可以自得而無求正其教之之道而人皆有恥心以自閑而且德修於不言不動之地以成乎興仁興讓之風則不待禁止其爭而民志自畏斯古之帝王所以化民成俗而盡元

后父母之道者也夫子所期者在是故輕刑名而崇德教蓋有志焉而何暇與今之從政者較得失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朱子語類時舉錄居之無倦是要此心長在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公行之以忠是事事要著實故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

黃勉齋曰居之無倦則心常在事而患無不周行之以忠則事本於心而用無不盡二者爲政之大要有志於及物者當以是爲法則雖不中不遠矣

馮厚齋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大抵倦最害事不倦雖一日萬幾可也倦則居家事亦不理矣堯

倦於勤遂遜於舜爲此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孫夏峰曰君子常欲以有餘者及人小人每至以不足者忌物故美者君子所有而小人所惡也一成一不成各自省其本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吳可堂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惡切於此此論語記季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荅之如一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殺如是亦不特告康子爲然

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李二曲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定世之急務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莫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敲骨吸髓之風既息疲敝凋瘵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近代辛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圖治者何其鑒於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汪雙池曰政刑亦以輔治殺非可廢然所藏乎身不恕自不能以喻諸人而徑曰殺也康子之心乎虐矣欲善則民善依然子帥以正之語而又詳言感應之機如此其示之也益深矣

陸稼書曰欲字深看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自潛化於善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以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說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朱子語類雜錄達是退一步者聞是近前一步做者退一步者卑遜篤實不求人知功夫到自然能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又賀孫錄質是質實質就性資說直就事上說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此皆詳細收斂功夫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祗是麤謾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此章大意不出一名一實

又錄時舉 察言而觀色是實要做功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去更不看人之意信受不信受如此則是自高不能謙下於人實做功夫也

又錄僩 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之意思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又和順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如此周徧詳密

又錄燾 聞者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色取仁而行違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是放出外收斂不得祗得

自擔當不放過此其所以爲虛而要實行也

許白雲曰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歬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

王船山曰察言而觀色是聖人見得天理爛漫充塞兩間處惟此理日充滿流行於天地之間故其幾自不容閼而理以人爲麗幾以人之言與色爲徵祇在此觀察得去則自然極乎人情而順乎天理矣祇集注審於接物四字極妥抑云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亦未當理人之言與色其喜怒從違亦不齊矣未必其喜且從者之爲是而怒且違者之爲非也舍在己之權衡而一聽於人又奚當哉曰察則詳加審辨之謂也曰觀則非常瞻視之謂也卽天下之人因不可揜

之後沈潛而加警以觀察焉則不特吾之是非可即喜怒從違以知之而凡天下之人情物理其爲公欲公惡與或一人之偏好偏惡者甚不皎然如黑白之狂壽則雖凶人匪類言必與惡相取色必與戾相應而吉凶善惡誠不可揜之幾亦自此見矣故吾之接之者知之必明而處之必當邦家之達不可必哉

用詰謹案此說察言觀色不專主語類證己是非之說而於審於接物中尤足見好義精徵之詣

張楊園曰既曰質直又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己之功切矣中庸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則斯人之徭

其不可與處者寡矣

又曰慮以下人則能事事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

汪雙池曰義是最嚴之事質直好義則內直外方非以圓通爲合宜也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尤好義細密處觀於人所以反於己不敢自足於己自不敢多上於人也此卽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之意德義人心所同故苟有實德則人自無不信服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朱子語類賀孫錄 人祇有此一心若一心做事又有一

求得之心便於此事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此條心路秖一直去要無它歧分兩邊便不得

又時舉錄有計較功效之心便是專爲利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此意思便高遠爲小利害討小便宜此意思便卑下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又僩錄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外面它人過惡秖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檢點它人於己便疏心便麤矣

輔漢卿曰計功爲利之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爲輕喜何德之可崇故必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

積而不自知也

許白雲曰攻人之惡心祇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按摘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林次崖曰修慝功夫祇是慎獨

張楊園曰人之惑處多端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此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己甚之情鮮不爲惑

又曰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

黄薇香曰惑生於情之蔽荅子張以愛惡言此以忿

言皆緣情之所發也呂伯恭云忿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熾之時最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云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朱子語類錄時舉 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問聖人說用

則體在其中曰得用便可以知其體用即體中流出也

又錄僩仁知一是慈愛一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仁知合一處仁內有知知內有仁

胡雲峰曰知人愛人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

何義門曰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所擇夫子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甄所別必愼擇以風示之使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甄

所不周自上句固知之事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
仁內有知也能使句則所謂知內有仁也
汪雙池曰舉直錯諸枉不特舉錯足以勸懲蓋分人
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舉直任賢則賢人之設施其惠養教誨尤無所不
至天下可化成矣聖人汲汲於知人則哲無非為愛
人計也
王船山曰仁知合一之說始於曾吉甫而朱子取之
乃程子及和靖所云則不添入此一重意尹氏之言
特發程子之意而分貼經文尤為清切其云不獨欲
聞其說者知人愛人之說也云又必欲知其方者舉
直錯枉之方也云又必欲為其事者選眾而舉之事

也子曰愛人曰知人二語極大極簡大則疑淺簡則疑疏太易理會則太難證入故曰有其說而未有其方也今言仁知孰不知仁爲愛人而知爲知人者乃愛人而何以愛之知人而何以知之未得其方則雖日念愛人而人終不被其澤日求知人而人終相惑以相欺此遲所爲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闊大簡略而迷所向也乃愛人則權在我而知人則權在人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以遲之未達於知人而更甚罔然無措之情遂形於色而子乃授之以方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苟知是不患知人之無方矣蓋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有枉者飾惡爲善矯非爲是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爲

所惑今且不問其善惡是非之迹而一以直枉爲斷其直也非可正之以是也陷於惡可使向於善也則舉之也其枉也則雖若是焉若善焉而錯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飾以善不相爭於是不相掩於惡不相匿於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則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顯其是非者不護其非於以分別善惡是非而不忒又何難哉此所謂知人之方也以此通乎仁之愛人近譬諸己以爲施濟先篤其親以及於民物亦不患愛之無方矣乃方者事所從入之始功也始之爲方者約而繼之爲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該事者以方該事而或流於術此遲之所爲再疑也今使規規然舍賢不肖之迹而一從直與不直

以求之則是操術以深其察察之明而於御世之大
權或以纖用而不給於行遠則能使枉者直之效亦
未必其不爽而子夏之以事徵其必然者既可以證
聖言之不虛且舜湯之以治天下道不外是則非一
曲之方術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通始終包遐邇
甚不富有於所言之內則方者即事而非僅其從入
之徑故曰然後有以知之則施爲之次第條理爲要
爲詳統甚不喻故曰包含甚所不盡也曰直曰枉非
盡乎賢不肖之辭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盡
於枉賢者必直而直非賢之極致乃極而論之則極
乎賢者亦但極乎直故皋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
所備之德總以甚所掩冒者爲盛故舉直者必若舉

臯陶伊尹而後爲極致則始以爲方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而終以大其事則極直之致於甚不賢之中得其甚不直要不可謂於舉直之外別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謂語近不遺遠語遠不舍近者也而後知人之事洵甚異量則可甚憂人之不易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甚難變矣

用語謹案此不從曾氏知以成仁之說而發明外注程子尹氏意解此章語意極爲平正邢疏皇疏亦皆以樊遲未達爲未達知人之說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朱子語類錄　問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朱子論語或問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诶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

饒雙峰曰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胡雲峰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皆惡乎數亦皆曰不可則止善事君者必以道事之而不可則止爾善待朋友者必忠告善道之而不可則止爾未可止而

遠止非忠愛之道也

王己山曰程子謂誠有餘而言不足朱子謂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因告而有而告自以忠而切須是有忠告之心方用善道內外兼盡盡此忠也即通不可則止始終善全亦全此忠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袁蒙齋曰聖門所謂文非辭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告顏淵曰爲仁由己今曾子取友以爲仁曰輔之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資輔

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
張楊園曰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來
又曰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
不免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
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闊略者則進之以縝密
之類若秖據一已之所見而槩施之卽不免有以水
濟水之失徑爲損友無益也
劉直齋曰文者禮樂法度刑政綱紀之文當時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憲章文武教門弟子以此講學以此修德如所謂兩
君相會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君子於是知仁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若如近世之文浮靡放漫可為輔仁之具哉

楊賓實曰二句各有實義而條貫則一講習以明善歸於實踐以誠身資友以析疑解惑即資友以進善改過事有序而相因也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及成於樂是即文之教也學詩樂而期於性情和平學書而期於善政宜民學禮而務於節文得中是即求仁之事也朋友講明勸勉大約不出乎此

焦廣期曰講學以會友所謂講學者必虛心平意密慮精思相與攷聖賢之成法求事理之當然與所以

然以爲踐行之地此即所謂學問思辨而仁在其中者也若祇俗講學以會友而惟務誇多鬭靡甚至競爲新奇之說則所以會友之心已墮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更何輔仁之可望

論語顏淵第十二